

# 戏的记忆

■ 郭纪山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成立有剧团，大队组织有宣传队，演出的剧目是样板戏或折子戏，如《掩护》《卖箩筐》《三世仇》《山鹰》等。那时，我年龄小，戏的内容不完全懂，更谈不上欣赏，看的全是热闹，但有的场景、台词至今仍记得。像《卖箩筐》中“落后分子”胡吉祥挑着箩筐，迈着台步，肩上的小扁担夸张地上下忽闪着，边扭边唱：“我胡吉祥，好运气，买了两对儿好筐……”当年，宣传队的文艺演出，给缺吃少穿的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至今人们谈起，仍津津乐道。

村里一家弟兄三个都在宣传队，演《白毛女》时，哥哥扮黄世仁，弟弟有点儿“女相”就扮黄世仁的娘，三弟扮大春。弟兄三个演得入戏，跟真的一样。他们的母亲也在下面观看，看到台上弟兄三个撒腔调娘长短地喊来叫去，就瞪着少牙没口的嘴，笑着说：“瞅瞅这仨孩儿的熊形！”

村里还有一个小青年，很是羡慕宣传队里的大哥大姐们，一冬一春排练演出，整天快快乐乐的，还记着工分。他就托关系进了宣传队，可惜腔没腔、调没调，属于“没戏”那种人，但有一会儿，嘴甜腿儿勤。无奈，演戏时，宣传队里的领导就让他扮个“杂巴角儿”，就是匪兵甲、匪兵乙那一类的角色。几年下来，就说了一句台词儿：果然是刘宝山！

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开始流行唱古装剧了。村里想唱戏，但没有钱，好事者就鼓捣着让各家各户兑钱兑粮唱戏。

有一年正月十六，镇上有古庙会，街东和街西唱起了对台戏，一台是曲子戏，一台是梆子戏。梆子戏是“窝班”，角儿全，阵容整齐，能开“大部头戏”，方圆几十里都很有名。而

# 楸花亦离离

■ 雨菡

年少时，远远地看到一棵开满花的树，白中透着淡紫，一时莫名地喜欢，连呼吸也要屏住了。那么美，美得超凡脱俗，美得缤纷盛大——千朵万朵压枝低。人说，那是楸树。

我情不自禁就加快了脚步，越来越近了。那花是一簇簇的，相拥而生，花形如喇叭，中间是粉紫的花心，花瓣边缘似裙裾的花边一样略有卷曲。那一个个小喇叭，是在为美丽的春天吹响吗？春天莅临，各种花竞相似地开，花开如锦，处处花香，在各种缤纷花事中，楸树却不动声色。当荼蘼也要开尽时，仿佛也只一夜之间，楸树竟一下子满树繁花，那些青翠的树叶也被这层层叠叠的花遮盖了，远远望去，如云似霞。

宋代《坤雅》中写道：“楸，美木也。茎干乔耸云，高华可爱。”这么美的树，却不是徒有其表，因其材质优良，有材貌双全的“木王”和“黄金树”之称，又有“南檀北楸”之美誉。

古人曾植楸于路旁，故又称其为“长楸”，不知道彼时为何常植楸于道，也许因其繁花似锦吧？古诗曾赞楸花“楸英独步

曲子戏属“撘班子”，多唱些家长里短的“针线簸箩戏”。梆子戏做梦也不会想到会输给曲子戏。原来，我们镇是有名的“曲子窝”，男女老少都“热”曲子。故有俗语：“镇街的闺女不用相，说话都带曲子腔。”

曲子戏赢戏，是因为“抱(bu)台子腿”的人多。

唱大戏，对于整日劳作的农村人说，无疑是一件盛事。戏报贴出去后，就成了十里八村的人们从早到晚议论的话题。请什么地方的剧团呀，唱的是曲子呀还是梆子、越调呀。之所以关心这些，是因为每个村都有喜欢某一剧种的传统，这是根深蒂固的。若剧种合自己的口味，无论再忙也要前去捧场，俗称“抱(音bu)台子腿”，他们往往对某一剧种的名角如数家珍，像唱曲子戏的赵尊玉、田瑞挺、介义太，唱梆子戏的贾妮儿、杨大申，唱越调戏的“大金牙”、孙书敏等。

如果是自己村里唱戏，家家户户早几天就忙活了，又是割肉、买菜，又是买烟、打酒，又是忙着通知客人，出了门的闺女，老亲旧眷，相好朋友，一个都不能少，比过年过节都热闹。谁家招的客多，就说明这家人缘好、懂礼数，脸上就有神气。

那个时候，礼轻，走个亲戚串个门儿，一串子油馍即可，只要不两个肩膀抬个头就行。实际上，主儿家并不计较这些，图的是人气、热闹。当然，三天大戏唱下来，也是不小的花销。但凡事有失有得，戏唱完了，村里往往会成就几对好姻缘。那年月，职业说媒人很少，给青年男女牵线搭桥的多是知根知底的亲戚邻里。农家无闲日，一天从早到晚，忙得头不是脚脚不是脚，没有闲暇扯这些杂事，除非受人拜托。今儿个享受了好烟好酒好饭招待，觉得不给主儿家办点事儿，好像就有给主儿家办点事儿，好像就有给主儿家办点事儿，好像就有给主儿家办点事儿。

“别的本事没有，磨磨鞋底儿不算啥。”

俗话说：中间没人事儿不成。就这样，三说两不说，媒就说了成。

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眼下，一到农闲，乡下还是唱戏，但远没有过去热闹了，看戏的还没有卖零食儿、做小生意的人多，且多是上了年岁的老年人。慢节奏的戏曲艺术，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愿我们的戏曲艺术不断推陈出新，愿这棵古老的艺术之树常青！

媚，淡紫相参差”“淡薄已无俗”，的确，楸花之美，独步群花，其美却不是大红大紫的明艳媚人，而是淡薄脱俗的清丽之媚。“淡紫相参差”地只管一蓬蓬地开，满目皆是，但人看了，也不觉得挤挤挨挨地直逼人眼，反倒觉得有种天真烂漫的可爱，仿佛无数孩儿面正无邪地冲你笑。四五月份，人们踏青陌上，若远远看到一棵楸树开着紫色的花无语凝立，那多像一幅静美的画啊，又像谁在温柔以待。一路行去，一路繁花，旅途的风尘也会被涤荡一空吧？长长的路，慢慢地走，尽可享受春风丽日与繁花，原来，仅是简单地活着，也有多么淳朴的诗意与美丽。春日，人们会寻芳水滨或“绮陌”，其实，单是“长楸走马”，若有楸花盈眸，就尽可勒马停缰或缓辔而行，至于还能不能寻得别样芳华，已不重要了。毕竟，已看过这般令人惊艳的楸花，也算不虚此行吧？

因楸花之美，当然会博得文人墨客的偏爱。陆游说：“吾庐多美荫，最茂楸与梧。”韩愈诗云：“庭楸止五株，共生十步间。”宋代白玉蟾则直言“恋松楸，爱莲菊”……

楸花为紫色，有“紫气东来”之意。北京故宫里的一棵楸树还曾引得乾隆题诗：“清风明月无尽藏，长楸古柏是佳朋。”但寻常民间种楸树，一为其“千年柏，万年杉，不如楸树一枝榿”的材质之美；二为其可疗疾治病。据说楸花有清热解毒、利湿消肿、凉血止痛的功效，可治牙痛、疮毒、痢疾、咽喉痛等。而楸花若配鸡蛋、韭菜，还能做出美味可口的汤。因而，楸花盛开时，人们纷纷采摘。

这么美的楸花，每逢花开，也曾引古人伤春之叹：“因见楸花忆去春”“长楸官草几回春”“回首松楸又几春”……但来者来，去者去，花自落，水自流，月亮自圆缺，悲伤哀叹又能奈何？不如淡然从容，所以，楸花一年年兀自开着，也兀自美着。

## 文化漫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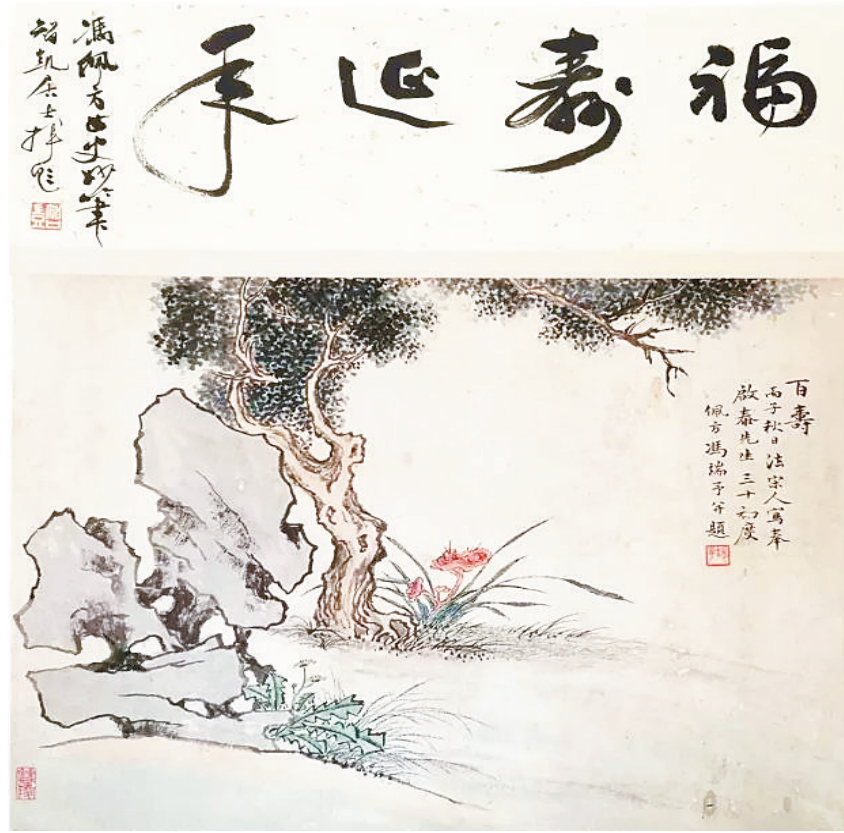
# 闲话品茶

■ 于建华

“帘卷春风啼晓鸦，闲情莫过是我家。青山个个伸头看，看我庵中吃苦茶。”每每手捧茶杯，由为解渴吃茶欲上升到品茶时，这首七言绝句就会在我耳边回荡。清音悠悠，惹得我常把常吃的淡淡的、湿湿的极一般的茶，吃出些甘香来，得半日清闲，抵它十年尘梦。脑海里也瞬间会浮现出深山古寺中独坐的净僧，在青烟袅袅中吃茶的、幽寂清远的画面。

茶，虽首要是为了解渴，但诸多有关茶文化的渗透，使茶远远超出了仅作为解渴的实用，而与郊游、禅、道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禅宗赵州从谏和尚弟子开悟的警句便是“吃茶去”，并且由“吃茶去”演出了一段禅宗的公案。至于茶道，吃茶者在吃茶过程中，对“道”的体味和享受，有不可言说的妙趣，所以，历代文人墨客对茶的描述，美不胜收。

《红楼梦》第三回，写了黛玉刚入贾府，在贾母房中用饭之后吃茶的细节。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有叛逆精神的人物，看似弱不禁风的女子，但她敢于把对宝玉的爱情表露出来，在贾府这样的钟鼎之家，这是不能被容忍的，就连所谓最疼爱她的贾母，在黛玉听了傻大姐儿说宝玉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一下子病倒后。贾母问了紫鹃一回，知道了黛玉的病因，因说：“孩子们从小儿在一处长，好些是有。如今大了懂得人事，就该分别些，才是做



女孩儿的本分，我才心里疼她。若是她心里有别的想头，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心疼她了。”黛玉在这个贵族豪门之中，孤身一人，连爱的权利都不能有，甚至不能有这个念头，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悲的？

鲁迅先生说过：“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种清福，首先必须有功夫，其次是要练习出来特别感觉。”宝玉、黛玉、妙玉、宝钗是有功夫的，也是配享这种清福的，但不知他们是否练出了特别的感觉？第四十一回中，作者描述了妙玉吃茶时表现出的、她对两个阶层的人的思想观。虽三言两语，但勾勒了一个活生生的具有鲜明个性的带有修行的妙玉形象，还把这四个公子小姐吃“体己”茶时的奢侈，写得入木三分。但像刘姥姥这种终日为果腹而纷争苦斗的庄户人家，岂有这种“品”尝的条件和雅趣？在厨无米煮饭的情况下，人就不得不放下品茶的事了。同时，还道出了颇自命清高的妙玉让宝玉忝列在黛玉、宝钗之中一同吃“体己”茶，是对宝玉有特殊感情的。

皎然禅师有吃茶诗云：“此物清高世莫知。”大多数人还是把茶作为解渴吃的，并且有时水是救命急需之物。作者在第七十七回中描述病人膏肓的晴雯喝了半日，叫又叫不着，自己又起不来倒茶，当宝玉递上茶时，她当然不管什么茶，只要解渴都喝得来。她昔日在怡红院中享受的荣华，与如今的境况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由不得让宝玉看了后，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也不懂茶道，难以对《红楼梦》书中的几处关于茶的描述显得透彻，惟闲聊而已。我倒期望，人们都能吃茶、吃好茶，细细品味，在万丈红尘中，抽点儿时间品味品味茶的味道。

## 诗风词韵

# 向每一块石头致敬

■ 特约撰稿人 鲁锁印

风，花朵，蝉鸣  
都是我的盟友  
已无力阻止你被剥蚀  
也足以作为你的见证

从葡萄下身子  
便不再游移  
蹄音在耳边响起  
汇成三千个春秋的汹涌

春秋是一个遥远的故事  
晋侯有一张清晰的面孔  
像石头一样坚韧  
像石头一样从容

阳壶的喧哗飞越大河  
盘旋在苍莽的山岭  
背负着对周天子的祝福  
怀抱着对帛纸朱砂的忠诚

黛眉晴岚依然  
狮子山可是昔日的葱茏  
雄壮臂膀轻柔地弯曲  
温存一片山川的泰然宁静

离高原上草  
哪一棵，是五大夫垂落的冷泪  
啾啾飞鸟鸣  
可曾是，迁徙者叹息在秋水中

源于恭、杨樵、吕蒙正……  
浩瀚的沙随大河奔流而浮沉  
河东、郟州、弘农、绛州、陕州  
在交替的星空里闪烁光明

一粒石子透露了日月的斑斓  
一块石头诵读着岁月的厚重  
一段曲折跋涉过历史的坎坷  
一条道路开拓出民族的前程

风披开弥漫的雾霾

蒲公英张开久远的记忆  
蝉鸣陪伴着一段落寂  
石头们成为宏大叙事的主角

不同的体态和肤色  
经历了共同的现实与梦想  
不必进东都洛阳  
一起在山野间练筋骨晒脊梁

驮着二百斤山货的毛驴  
面对这好风景也慨然放歌  
驮着三百斤路盐的骡马  
热汗如洗仍抖擞精神昂首前行

空中，马鞭与旗帜遥相呼应  
马帮主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骡铃不绝如缕，向丛林发出问候  
荒野用沉默展现无底的神秘

那些石头时时发出回响  
回馈友善或警示邪恶  
蹄声与鸟鸣流水唱和  
为负重者奉献最稳健的雄浑之力

三千年，暑去寒来经过多少风雨  
三千年，南来北往承受多少磨砺  
偶尔的摩擦也会扛一扛挤一挤  
过后，还会手挽手并肩紧相依

从大河之岸走向东周都城  
从旭日东升走向夕阳泛红  
从繁华日盛走向一片孤寂  
你终于走完了自己的宿命

落寞遮不住湿润的面容  
夏风微拂又泛起质朴的潮红  
这是黄河石的本色  
也是固守家园痴心不改的明证

今天，春秋的游子  
来追寻尘封已久的生命  
向每一块石头致敬！看啊  
那些沉睡的灵魂已经醒来，正在升腾



阅读助我成长 悦读改变人生  
yue du zhu wo cheng zhang yue du gai bian ren sheng

# 工业叙事美学的新突破

——评陈刚长篇小说《卧槽马》

■ 蔡家因

如果按照传统的小说题材分类的话，陈刚的长篇小说《卧槽马》当然应归入工业题材类。他自己也说过，要“写一个百年企业的传奇”。从甫一进入这片领地，他其实就给自己设置了一个美学难题——如何突破工业叙事的旧有模式。相比起农村题材、城市题材、军事题材、历史题材等领域的优秀小说层出不穷，工业题材创作一直显得较为薄弱，也令不少作家望而却步。《卧槽马》不仅较好地吸收了工业题材创作的历史经验，还融入了作家在新时期广阔背景下关于企业发展、社会进步与人性之谜的诸多新思考，对如何突破工业题材创作既有美学范式，又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卧槽马》的主体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国有大中型化工企业——泰丰公司的创业史和改革史。泰丰公司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许多工业企业几十年走过的道路的缩影，具有很强的代性和典型性，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为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积淀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面对这样一个可以多角度、多层次书写的巨幅历史图景，选择怎样的切入角度，考验着一个作家的智慧。陈刚放弃了全景式的书写方式，在总体性视野之下，精心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关键性转折点作为背景，聚焦企业“变革”这个核心，浓墨重彩地书写工厂在不同历史阶段遭遇的困境以及寻求新生的努力，生动地再现了三代创业者的奋斗历程和心灵追求，深情地礼赞了中国工业精神。小说高屋建瓴、大开大合而又婉转曲折、烛照幽微，以十多万字的小篇幅涵纳60多年的大历史，具有较强的历史概括力和审美张力，表现出一位青年作家敏锐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能力和突出的叙事才华。

陈刚长期在国有化工企业担任领导，深谙现代企业的生产、管理和经营方式，也见证了诸多企业的生死沉浮，积累了丰富的一手生活素材。同时，他还对社会变革与企业发展的深刻洞察，能够从总体上准确把握在工业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管理”“文化”“信息”“资本”“科技”等要素何以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支点，从而使每个环节的叙事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感，又不失清晰的方向感。从小说的开篇建设505工厂到结尾组建YH泰丰联合化工公司，“卧槽马”通过凶险而艰难的“三级跳”，最终凭借管理革命和技术革命获得新生，这也理想化地昭示了中国工业未来发展的一种模式；而以黄政勇、吴英俊、姜大民为首的企业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艰难涅槃，他们和无数的工人一起努力奋斗，锻造出中国工业精神——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焕发出的使命意识、担当精神和创新能力。

工业题材创作要想拥有历史深度，必须直面时代。只有当作家以总体性视野去审视历史和现实时，他才能透过碎片化的生活素材去深刻认知工业化与现代性的文化内核，并以一种现代性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去理解、把握历史变迁中的工业现象与工业精神，进而实现对生活的审美化表达。这正是陈刚有别于其他从事工业题材创作的作家之处，也是《卧槽马》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卧槽马》更重要的价值还

## 生活余香

# 一碗白汤面条

■ 戴培育

这准备午饭了，我到厨房转一圈，看到只有一小撮面条和半棵生菜。这顿午饭就我一个人吃。低头问问肚子，感觉也不是太饿；出去买菜吧，楼下周围没有超市，还得走很远才到菜市场，有一种吃四跑两的亏损感。

自己给自己开个会，我决定不出去了，就地取材，想起小时候妈妈时常吃过的午饭——白汤面条，今天的饭就它了。

适量水烧开了，面条往里一丢，滚几滚，熟了，临出锅时把洗净的生菜在手里拽成两段往里一放，关火。几分钟，我的午餐就做好了。

小时候，常见妈妈给我们做捞面条时，顺便给自己另做一碗这样的汤面，我们吃着香喷喷的捞面，看着她独自吃着那碗“搞特殊”的饭，心里百思不解，那饭不甜不咸，无滋无

味，妈妈咋会想着吃呢？

后来又想，可能她刚从地里回来，干了半天活，又累又困又渴，不想吃咸辣的东西了，就想喝点白汤面。又清爽又解渴又解疲，对劳累的妈妈来说，应该是最美的午餐了。现在想想，那时真是不理解大人的感受，不知道体谅大人的难处。

我的白汤面条盛出来晾一下，等不热不凉时，端起来喝一口慢慢品味，那菜叶有点淡淡的、丝丝的甜，面条有点淡淡的、滑滑的香，汤有点淡淡的、溜溜的爽，温温地喝下去，顿觉神清气爽，全身舒坦，此刻真切体会了那句名言——简单就是美！

也许，孩子们也不会理解现在的我咋会想着吃白汤面条，就像当年我不理解妈妈一样。人生，各个阶段有不同的经历和思维、爱好、生活习惯，我们要相互理解，相互体谅，融洽相处，乐享天伦。

